

天鹅
副刊

主编:文天心
执编/版式:石琪
美编:于海军
投稿邮箱
hljbte@163.com



黑河风光。本报资料片

沁园春·黑河之夏

(外一首)

□赵洪生

界水澄清,双帆同飞,两岸相融。
看龙江夜宴,中俄狂舞;
长街闹市,烟火连龙。
北往南来,出门入境,
宝马雕车处处逢。
闻双语,是客商议价,难辨俄中。

夏来北国葱茏,即伏日,也如秋意浓。
有绿阴遮日,清凉送爽。
岸边亲水,林里听风。
左把冰啤,右持俄串,其乐融融何处同。
看华夏,到这边避暑,惬意无穷。

水调歌头·祝贺黑河第十五届

中俄文化大集盛装启幕

花开十五度,今是百花红。
中俄同舞,好戏连缀贵华容。
才罢非遗体验,又赏六城同献,
文旅魅无穷。
豪车通南北,美食满城中。

塞北情,黑土意,欧亚风。
包容开放,活力四射好襟胸。
两国一城高地,大业宏图多福,
文化做先锋。
风鸟寻栖处,此地尽梧桐。



请关注
文旅频道·
妙赏专栏

鉴赏与评论

唤醒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

重读萧红短篇小说《黄河》

□刘金祥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的枪声,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。国难当头之际,全国文化工作者迅速响应,以诗歌、戏剧、报告文学、音乐、美术等多种文艺形式,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中,将满腔的爱国激情化作笔下的字符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卓异且极具分量的作家,萧红亦是自觉参与抗战文艺大潮的重要一员。

萧红来自伪满洲国统治的东北哈尔滨,“九一八事变”的阴影已在其早期作品《弃儿》中催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。1935年12月,她以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震动文坛,成为二十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要代表作,得到鲁迅、胡风及文学史界的充分肯定。其后的短篇小说《孩子的讲演》(1938年10月)、长篇小说《呼兰河传》(1940年9月)、中篇小说《小城三月》(1941年7月)和长篇小说《马伯乐》(1941年9月)等作品,聚焦民族深重灾难、社会历史嬗变及女性生存境遇,无不浸润着对国家前途与民众生活的深切忧思。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是她不断的流徙:从哈尔滨启程,辗转青岛、上海和日本,复又漂泊至武汉、临汾、重庆。在动荡岁月里,她既直面敌人的凶残与战争的酷烈,也以文字铭刻普通人在时代巨变中的苦痛与挣扎。1938年初,受民盟早期领导人李公朴先生邀请,萧红前往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。1月27日,她与萧军、端木蕻良、聂绀弩、艾青等人搭乘货运火车自武汉出发,2月6日抵达临汾。无奈战事急转直下,日军迫近临汾,学校必须迅速撤离,萧红与萧军等人只得跟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,经山西运城撤往陕西西安。

1937年11月9日,日军占领太原,旋即占据风陵渡并频繁轰炸潼关。流徙途中的萧红亲身经历了日机空袭的恐怖,更目睹了风陵渡渡口难民仓皇出逃的惨烈景象。这些深刻的战争记忆转化为创作的源泉,促使她于1938年8月在汉口完成了短篇小说《黄河》。该作于1939年2月1日刊于《文艺阵地》(武汉)第二卷第八期,后由叶君健先生翻译成英文载于《大路》画报,1940年收入小说集《旷野的呼喊》。小说的背景设定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风陵渡——黄河中游最大的古渡口之一,扼守晋、陕、豫三省交界,自古为交通枢纽与兵家必争之地。抗战期间,它更是连接西北与华北战场的物资人员运输“生命线”,战略价值极其重要。在此背景下,《黄河》开篇即以“悲壮”定调。萧红笔下的黄河颠覆了传统想象:“黄土的流,而不是水的流”,是“野蛮的河、可怕的河、簇卷着而来的河,它会卷走一切生命的河”,奔腾咆哮的气势被一种凝滞、沉重、近乎死寂的泥污所取代。小说中的黄河,已成为民族深重苦难的化身,沉淀着山河破碎的悲怆,承载着萧红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忧虑。故事是在一艘货船的对话中展开:船工阎胡子,一个粗犷的山东汉子,忧心赵城妻儿的安危,急切地向同船的八路军战士打听战况。他倾诉着被战争撕裂的一生:幼年黄河水患夺去双亲;成年为避免祸携妻闯关东;东北刚安定又逢

日寇入侵,被迫举家流亡山西。他的漂泊流浪史是战争蹂躏下平民苦难的缩影。与之相对的是沉默的八路军战士,强忍新近丧妻之痛,只求尽快渡河归队。虽因纪律无法详述任务,但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无畏精神清晰可感。这一场军民的相遇,一个倾诉漂泊之苦与和平渴望,一个悉心倾听并肩负责任使命,素昧平生的两人在黄河之上产生了强烈共鸣,生动诠释了抗战时期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。

短篇小说《黄河》中阎胡子这一形象,因其对平安宁生活的朴素渴望和对父母双亲安危的深切忧虑,在中国百姓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,真实地反映战乱年代普通百姓最本能的生存焦虑。值得一提的是,阎胡子最初的忧虑囿于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天地,尚未与民族命运的宏大叙事自觉相连,这种疏离感恰恰构成了小说进行深刻思想启蒙的基点。作品通篇弥漫着沉郁的战争阴霾,然而在尾声处,一缕希望的曙光穿透了黑暗。阎胡子怀着忐忑与期盼问道:“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,老百姓就得好日子过啦?”八路军战士的回答斩钉截铁:“是的,我们这回必胜……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。”这一问一答,如金石之音,瞬间照亮了阎胡子朦胧的意识,使他开始领悟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休戚与共的道理。作品由此完成了从聚焦“小家”离散之痛到展望“大家”复兴之望的精神跃升,读者终于明了文中铺陈的苦难并非终点,作品的深意主要在于揭示:正是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,千千万万如

阎胡子般的普通民众,其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开始觉醒。中国人民骨子里的坚韧与不屈信念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——唯有国家独立强盛、民族走向复兴,黎民百姓方能真正享有幸福安稳的太平岁月。

在短篇小说《黄河》全部作品中,萧红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克制的旁观者姿态。她并未直接渲染硝烟战火,而是将笔触深入战争阴影下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创痛。其文字看似平淡细腻,内敛节制,却因精准捕捉灵魂的震颤而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,宛如在漫漫长夜中为挣扎求生的人们点亮了一盏心灯。在萧红的创作哲学中,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保家卫国的军事斗争,更是一场旨在唤醒沉睡国民意识、重塑民族精神世界的灵魂革命。历史充满唏嘘:当萧红笔下的人物在苦难中逐渐走向觉醒与希望时,现实中渴望和平安宁的作家本人,却始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、命运坎坷,最终在深陷战火的香港,以年仅31岁的生命过早地陨落了(1942年1月)。

尽管八十余年光阴流转,但短篇小说《黄河》的艺术力量并未削弱。它既是一部记录中华民族深重苦难的史诗片段,更是在绝望土壤中点燃了民族希望星火的珍贵文本。它对于我们理解国与家关系留下深深叩问与永恒启示,尤其是作品中流淌的质朴而深沉的家国情怀,早已超越了时空的阻隔与界限。这份源自历史深处的精神遗产,将持续激励一代代后来者,朝着民族复兴的光明彼岸,坚韧不拔地前行。

一江碧流寄忠魂

□李云迪

几日前专程去了一趟辽宁省丹东市,此行是为护送我的父母回归故乡。

父亲离世多年,母亲也于三年前病故。父母生前的遗愿,希望百年以后能携手融入大江碧流回到他们的故乡。这条大江叫鸭绿江。

还在父亲离世不久的时候,我们就曾萌发过圆父亲心愿的念头。征询母亲意见的时候,她只说了一句话,再等等吧。

作为子女我们深谙母亲的心事。她是担心父亲先行路上太孤单,想着有朝一日她要陪着父亲一起回故乡。父母感情笃深。终于等到了回家的日子。

父母参加革命工作后四海为家,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。当母亲已经无力行走的时候,无奈地拍打着力不从心的双腿,思乡的泪水恣意流淌。乡愁成了她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。

我们乘着月色向丹东悄悄地进发。夜色璀璨,满空的繁星似乎在庆祝着自己的节日,好似无数只流萤提着灯笼在天上的街市漫游。

已经是午夜时分,依然没有一丝困意。脑海中一遍遍浮现出温和的父亲和倔强的母亲熟悉亲切的身影。时而走近了,又转身走远了,忍不住泪水潸然而下。

父亲从来都不对我们施以说教,也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。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家里的每一个成员,而且勇于担当。家里的累活都由他来干,重负都由他来担,磨难都由他来承担。

他从来不惧丧于多舛曲折的命运,也不陷于对生活的非分之想,总是充满希望地迎接每一个清新的早晨,气定神闲地送走每一个灿烂的黄昏。

父亲是个诚实人。左右的邻居,周围的乡党,上下的同事,远近的亲属都是这样评价父亲的。

年少的时候父亲就随着爷爷一起下田耕种,历尽了艰辛和困苦,肩头还留有劳作时留下的褪不去的痕迹。苦难的生活磨炼了父亲坚强不屈的意志。

故乡依山傍水,祖居只有两间颓败的茅草房,房后还有一排穿天杨。父亲上有长兄和姐姐下有胞弟。为了生计各自流落四方。奶奶很早逝去,爷爷重又续弦,因此他们都缺少母爱。

父亲还在生命弥留的时候,可惜病魔限制了他的自由。同病室住着三个重患的病友陆续离去,让他顿悟所思。在一次服用过安定药后,他的意识出现了短暂的清醒,嘱咐我们安排好他的后事。

他说,人走了就像一盏灯熄灭了,但思想还在。他希望有一天能随着一条大江漂流着回到故乡,去陪伴着长眠在故土的孤单的妈妈,也就是我们从未谋面的奶奶。

父亲和母亲都是在少年时代就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异域落户求生。对比父亲家徒四壁,母亲的家境要殷实一些。母亲常回忆起她童年的生活,尤其忘不了姥爷送她们接受教育时显现的远见卓识。

姥爷姥姥养育了三个女儿,仅有的一个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夭折了。姥爷性格爽朗,思想开明。女儿到了该读书的年龄,他摒弃常人的俗见,毅然把三个女儿都送到学堂里去读书。而且每个女儿都读到初中毕业。在那个年代也是不凡之举。

母亲写有一手清丽飘逸的文字,而且作文写得尤其好。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在风雨如晦的年代,仿佛是村子里盛开的三朵金达莱。她们年龄相近,常在家

前的大槐树下打着秋千,仿佛是穿行于风雨中的娇燕。

母亲曾留着一件有着彩虹色彩的童裙和小时用过的明镜。虽经岁月洗礼但彩裙依然光鲜如新。明镜还是当年的那面明镜,只是镜子里的主人已经不再是那个清秀的少女了。睹物思人,山河变迁,只有时光是无法挽留的。

父亲走了以后,我很少在夜里梦见他。唯一一次是在去年的中秋之夜,他来到了我的梦乡,坐在我的床边嘘寒问暖,语气温和地问我,这么多年来生活得可好?

我如实地告诉父亲生活得挺好。虽没有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。住有明室三间,行有坐骑代步。育有一双儿女,夫妻相濡以沫。不欠外债半厘,不辱友情一分。生平赶上了好时代,神州大地正逢太平盛世,国富民安处处珠歌翠舞。

父亲闻之而悦,转眼间不见了他的身影。我急忙出门寻找亲爱的父亲,旷野四周寂静,清风习习拂面。晨曦中一轮金灿灿的太阳悬在了头顶。

母亲走了以后,我却常常在梦中与她相遇。她时而来到我梦中,拉着我的手端详着他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儿子,目光里流淌着的是满满的爱和切切的痛。

母亲看到我的鬓角也生出白发,心里就难过。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,一遍遍责备着自己老了还要拉着儿子一起变老。她是断然也接受不了儿子也会变老的事实。

我有时带着她去附近的明湖看风景,她甚至还记得父亲在什么地点垂过纶,在什么凉亭用过炊,在什么村屯歇过脚。清晰的记忆力让人吃惊。

如今,明湖萧条了,不见了往日热闹的场景。湖畔瘦苇瑟瑟,曲径枯草萋萋。曾经的主人公都已离尘世而去。

水旷波不兴,天际半阳残,鸟鸣三两声。只有马莲花依旧在悄悄绽放,装点着寂寥的天空。

许许多多曾经的故事再也无人诉说,大自然和人一样也会老去。曾经波光粼粼的明湖好像突然患上了白内障,眼眸里一片迷茫,天地间一片混沌。

母亲本来是可以长寿百岁的,只因一场疫情,生命的脚步止在九十七岁的门槛。我也因阻隔在外地不能送母亲最后一程,留下了终生遗憾,至今仍然不能原谅自己。

父亲的情和母亲的爱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。他们做事端端正正,生活干干净净,为人坦坦诚诚。不枉为人一生父母,不羞于世一代庶民。父亲细腻的情和母亲无疆的爱足可撼尘世,泣鬼神。

临行前我们在为他们启灵的时候,恭恭敬敬倒上了三杯酒,认认真真磕了三个头,规规矩矩鞠了三个躬。喃喃细语地告诉他们,亲爱的爸爸妈妈,你们终于可以拉着手一起回家了。

安排好父母回家的路一直是我们萦绕于心的一件大事。顺着松花江回家山高路远,担心父母会在中途迷路。绕道去黄海回家风高浪急,担心父母会在半路晕船。

这样从鸭绿江回家就成为首选之举了。顺江而下就可以回到故乡,不担心他们找不到家。恰好天遂人愿,又有吉人相助,这个机会终于来到眼前。

想到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懵懵懂懂的世界,给了



《皎皎江月》 套色木刻 47×57cm 1979年 张颖麒

我们鲜活的生命。想到能清清静静把父母送到回乡的坦途,完成历史的使命。这不仅圆满了他们回家的心愿,也免去了儿女的牵挂。

这是每一个儿女对父母的一种责任,也是对父母恩德的一种回报。

人间最美四月天。我们抵达丹东的时候,正是一个天风清气爽的下午。这座边境小城碧日朗照,大江东去。群山竞秀,百舸争流。故乡近在咫尺,几乎触手可摸。

丹东组织的这次海葬公祭活动吸引了天南地北的有识之士积极响应。有送双亲的,有送爱妻的,有送长兄的,有送爱子的。不管逝者从何而来,只有一个身份是共同的,那就是他们都为中国做出过贡献,他们都是善良正直的人。

父母回家的日子,是人春以来难得的好天气。四辆大巴车载着逝者忠魂在前导车的引导下,穿过城市的喧嚣和浮华,一路畅行停靠在鸭绿江边的一处码头。

和风吹煦撩不起一丝微微波澜,艳阳高照撒下一地暖暖阳光。江面平整得如一面镜子,岸畔彩幡飘扬如一道彩虹,仪式隆重肃然,鼓号激励动人。乐手们演奏的曲子正是李叔同那首著名的《送别》乐章。

低沉而委婉的乐曲撼人心魄。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人生难得是欢聚,唯有别离多。

上午十一时半,两艘载有先人忠魂的船只在海事巡检船的引领下缓缓驶离码头,经过二十多分钟的航行,停泊在鸭绿江的中心。

前面就是鸭绿江的入海口了,一片湛蓝的水域波光粼粼,两岸青山巍峨苍翠,天地霞光倾天而照。

中午十二时整,船只一起拉响了汽笛,仿佛大地都屏住了呼吸。先人的忠魂伴着鲜艳的菊花依次入水,随着浩浩荡荡的江流顺势而下。

此时,前方无比的壮丽和辽阔,仿佛故乡敞开博大的胸怀欢迎着他的每一个游子回到家来。我们情不自禁地哭喊着,亲爱的爸爸妈妈再见了,前方就是你们的家,安心地回家去吧!

碧江泛波,青山鸣咽,白云掩容,万物垂首。

这一天,对于我们是一个值得用心铭记的时刻,也是一个极为凝重而庄严的时刻。

三艘航船返回到码头停泊下来以后,我登上岸回首眺望着大江的尽头,几朵祥云缓缓飘过,稻花乡里一片安详,浣花溪匆匆流淌,两只白兰鸽在蓝天下恣意地翱翔。

只有身边的这条鸭绿江依旧义无反顾地向前奔流着,奔流着……